

<<前拉斐尔主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前拉斐尔主义>>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0126

10位ISBN编号：7208080127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

作者：[英]约翰·拉斯金

页数：461

字数：353000

译者：张翔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拉斐尔主义>>

前言

本书收录的罗斯金论前拉斐尔主义(Pre-Raphaelitism)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851年，这也是他首次使用“前拉斐尔主义”这一名词。

那是在前拉斐尔派的三位创始人(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首次展出的绘画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时，罗斯金针对攻击作出的回应。

接下来的关于建筑与绘画的演讲，于1853年在爱丁堡发表，并于次年出版发行。

<<前拉斐尔主义>>

内容概要

《前拉斐尔主义》（1906）是罗斯金公开为前拉斐尔派辩护的杰出的艺术评论作品，它的面世引起了艺术界、学术界强烈的轰动。

本书收录了罗斯金对前拉斐尔主义艺术和艺术家的若干评论，涵盖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的艺术流派、艺术分析、作品欣赏、画法研究、材料研究、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等领域。

其中第一篇同书名的文章发表于1851年，是前拉斐尔派的三位创始人（霍尔曼·亨特、米莱斯、罗塞蒂）首次展出的绘画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时，罗斯金所作出的回应；其后关于建筑与绘画的部分，是罗斯金1853年在爱丁堡发表的演讲；本书还包括了罗斯金于1855—1859年间发表的对艺术院展出作品的注释，对这些作品进行了一一点评。

本书内容广博、笔触细腻，充满了艺术的色彩和美感，充满着对美的热切和向往，而字里行间所蕴涵的丰富情感，也处处显露出作者的人文关怀。

<<前拉斐尔主义>>

作者简介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19世纪英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和演说家，被称为“美的使者”、“道德领路人”、“社会预言家”。

他还是一位思想深刻、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师。

他的艺术论文，长于描绘，工于写景，讲究节奏，追求音乐效果；他的演讲说

<<前拉斐尔主义>>

书籍目录

前言前拉斐尔主义 前言 前拉斐尔主义关于建筑与绘画的演讲 前言 演讲一 演讲二 对演讲一和演讲二的补充说明 演讲三 演讲四 演讲四的附录艺术院注释 第一部分（1855） 第二部分（1856） 第三部分（1857） 第四部分（1858） 第五部分（1859）透纳美术馆的注释 透纳美术馆的注释 附录译名对照

<<前拉斐尔主义>>

章节摘录

前拉斐尔主义 我们也许可以相当肯定地证明，上帝希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工作，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也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从他的工作中获得快乐。《圣经》中这么写——“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从不这么写——“你必伤心欲绝才得糊口”；而且我发现，一方面，无穷的苦难是由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造成的，他们没有完成他们被指定做的事情，并且在许多他们本不应该关注的问题上制造各种痛苦的根源，因此，在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小的痛苦是由过度工作且不快乐的人造成的，这种人对工作持一种厌恶的态度，且促使他人也这样想。若非如此，我相信他们不开心的事实本身就是对神圣法则的违背，也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某种蠢行或罪恶的征兆。

那么，为了使人们在工作中得到快乐，有三件事情是必需的：他们必须适合于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过度工作；他们的工作中必须得到一种成就感，不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例如需要他人为此作证，而是一种确定的感觉，或者干脆是一种认知——不管世界会说什么或者怎么认为，这么多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圆满的完成，并且成果良多。

因此，一个人若要从工作中获得快乐，那么他不仅必须胜任他的工作，还要对自己的工作作出好的评判。

那么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很不幸他的父母和老师没有为他做这件事——就是找出他适合做的事情。

在这种寻找中，一个人最稳妥的做法也许就是跟随他的兴趣的引导——如果他没有同时听从其自负的指引的话。

人们通常以这样的方式来推理：“我似乎不适合担任某一公司的总经理，但是我很可能可以胜任财政大臣。

”但是相反，他们这样推理才更合适：“我似乎不适合担任某一公司的总经理，但我敢说我可以做一些小蔬菜生意上有所作为；我对挑选豌豆很有一手。

”也就是说，总是尝试一些低级的工作而不是更高级的工作，直到他们找到尽头：一旦从零开始，一个人就可以一步步稳健地发展起来，而不会不断地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难。

但是目前这种谦逊格外难以实现，因为有很多傲慢和无礼被施加在从事卑微工作的人们身上。

而在愚蠢的人——也就是说，在多数人——看来，那些曾经将社会不同阶级分割开来的巨大障碍物的废除，使得仍然留在社会底层变得比原来还要可耻十倍。

当一个出身于工匠家庭的人，被一个出身贵族的人看做完全不同种类的动物时，他也许不会为维持原样而感到不舒服或羞耻，就像一匹马还是希望自己是马，而不要变成长颈鹿。

但是既然一个人要赚钱，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与那些身份高于自己的人交往，且不受谴责，那么，不管一个人的位置如何，不仅人类天性的不满会发展到一个空前的程度，而且对于他来说仍然保持在他出生的阶层就成了真正的耻辱，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有责任设法成为一个“绅士”。

任何有权力管理公共慈善教育机构的人都知道，这种感觉已经变得多么普遍。

每一天，他们都会收到来自妈妈们的信，她们希望自己的六个或八个儿子全都可以进入大学，能够在长假中参加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他们认为社会的慈善机构存在问题，因为她们的这些理想都不可能实现。

十封这样的信中有九封会宣称——作为作者提出强烈要求的理由——她们渴望使自己的家庭保持在一种如何如何的“生活地位”。

没有人真正渴望孩子们的安全、身心锻炼以及道德品质，他们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对于生活在社会较低层的不幸处境的惊慌和恐惧——他们渴望改变这种不幸处境，不惜任何代价：斗争、忧虑，甚至缩短生命本身。

我相信改变公众的这种想法是对国家所作的最大贡献，这会由一些慈善家来引导，不可否认这种人存在于“绅士”阶层中，他们会根据原则，参与一些最普通的职业，使这些职业变得令人尊敬；他们以此向世人证明，虽然他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在柜台前为客人服务，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维持他们的尊严，仍是最好意义上的绅士。

<<前拉斐尔主义>>

我一点也不明白，礼貌、庄重、同情心、勇气、诚实、虔诚，以及所有其他可以构成绅士特征的品质，为什么不能在一个柜台后面或是其他地方找到——假如那里的人们需要甚至渴求这些话。

接下来，让我们假设人慎重选择好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那么下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让自己在那上面过度劳累。

在这里我不想谈论我们的社会和商业系统中存在的那些各式各样的错误，它们看起来要（我不确定它们实际上是否比看起来还要厉害）迫使我们去过度工作，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也不想谈论那些出自危害健康的辛苦劳作的成果——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无法满足于小小的成就，而这些小小的成就才真正是他们快乐的必需品。

我只想略微谈一谈过度工作的一种特殊原因——想要去做伟大的或聪明的事情的野心，以及想要通过无限努力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希望：徒然而致命的希望；它不仅使人们过度劳累，而且致使他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害身心健康的。

我说它是一个徒然的希望，并且让读者们确信这一点（这是一种对人类的最高利益来说至关重要的真理）。

没有任何伟大的智力成果是由巨大的努力所成就的；伟大的成果只能由伟大的人来完成，并且，他完成它是不费力气的。

而现在，我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一点——而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需要得到理解了。

让我尽可能把它讲得更清楚，解释得更充分。

我已经说过“没有任何伟大的智力成果”：因为我不想让这种断言扩展到道德方面。

相反，在我看来，正因为我们倾向于——只要我们活着——处在一种强烈的道德的努力状态，我们才不愿意采取强烈的身体或智力的努力。

我们的全部精力都交给了心灵的工作——都投入到了与巨龙的伟大斗争之中——用武力占据天堂的王国。

但是身体的工作和大脑的工作都应当平静地完成，相对来说不费气力。

四肢和头脑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被使用到极限；那样的方式并不能得到大量的劳动成果：它们不为激烈所动，它们只与宁静和持久合作。

我们应当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不是在黎明时才让赛船归港——我们不会从那种工作中得到任何好处，只会得心脏病。

如果这个伟大的真理和法则可以得到真诚的、谦恭的理解，那么有多少人的痛苦可以被免除啊！——那就是说，如果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完全可以完成的，那么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完成；而如果它需要被完成，那么也许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它，但是他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就是说，像小人物完成小事情一样不费力气；不仅如此，也许还花费更少的力气。

然而，还有什么真理更公开地取决于所有人类现象的表面呢？

难道现存的所有伟大作品的外表上都没有“不费力气”的证据吗？

难道它们没有直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这里包含着巨大的努力”，而是“这里蕴藏着伟大的能力”吗？

这并不是道德的消沉，而是上帝的力量，它是我们在许多有力的东西面前都不得不承认的伟大力量，然而，它正是我们现在从不承认的力量，但是想像一下，我们要在铁栅栏和汗水的帮助下完成伟大的事业——唉！

那样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只会使自己日渐消瘦。

然而，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也无论如何不要将这个伟大的真理和年轻人的流行信条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如果拥有天赋就不需要工作。

事实上，一个有天赋的人总是比其他人更乐意去工作，并且从他所做的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们往往很少去关心自身内在的神力，因此倾向于把他所有的能力都归功于他的劳动，当别人问他是如何达到他现在这样的，他会告诉他们：“我真的怀疑自己是否有所成就，如果是，那么也不过是因为努力工作。

”这是牛顿说话的语气，但是我想每一个将自己的真正才智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人都会这么说。

艺术领域的天才通常会更自知，但是不管在任何领域，天才总是非常出众，因为天才持久而稳固、朝

<<前拉斐尔主义>>

着正确的方向、愉快而虔诚地努力着，积聚和锻炼自己的能力，也因为他在使用这些能力时表现出来的巨大的、难以言喻的高超技艺。

所以，精确说来，一个人是否有天赋，不关任何人的事——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必须安静、稳定地工作；而这些工作的自然结果往往就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而且往往是他的最好成果。

没有什么极大的痛苦或是心灵的破碎会使他做得更好。

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那么他就会成就伟大的事业；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就做普通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工作完成得平和稳妥，它通常就是好的、正确的；如果这工作完成得动荡不安且野心勃勃，它通常就是错误的、虚伪的和卑劣的。

下面是第三件必需的事情，就是我说过的，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工作作出好的评判；他不应当只依赖于大众对某件事情的做法的意见，他还应当对进步的感觉给予正确的鼓励，并且对成功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他还能完成其他的事情：完全独立于明天，微笑着回顾昨天。

我相信，这种感觉的真正的帮助和滋养作用，对于当今半数的劳动者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因为无论他们在外部举止上表现出怎样的自我满足，我们都可以通过他们对彼此的强烈嫉妒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真正价值是多么不自信。

自负会使人膨胀，但是从来不能支撑他；在人们看来，总是有太显著的苦恼和绝望使他们无法承认在他们内心里有一个信念在稳固地支撑着他们。

我已经一般性地陈述了这些原则，因为它们适用于任何劳动的分支。

但是对于其中一个分支来说，我们对这些原则的无知或遗忘已经引起了不可估量的灾难：我现在要特别针对它来重新讨论一下这些原则，那就是——艺术的分支。

一般而言，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并且认为自己对艺术有着特殊的能力，然而，作为一个实体来说，他们是不快乐的人。

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他们被寄予希望，或者他们本身希望自己靠聪明才智来赚取面包——而不是靠稳定或安静地工作；因此，在极大程度上，他们试图让自己变得聪明，于是就进入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状态中。

在相同程度上，没有其他职业或工作是这种情形。

一位律师确实会怀疑他不太可能在他的职业中取得发展，除非他比身边其他人聪明很多，但是他不会总是想着怎么去展示他的才智。

他通常在他事业的早期就会明白，他需要好好利用自己的才智，需要坚实的法律知识，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考试，以及为每一桩委托给他的案子搜集确实的证据——他的客户需要这些。

他也是靠这个赚钱的。

这是一种健康的、可估量的劳动，因为他们是按小时收费的。

如果他恰好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那么这些都将在适当的时间得到适当的发挥；如果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只好希望勤奋和责任心可以使他也能在这个行业里有所发展。

再举一个牧师的例子：他们强烈渴望能展示他们的雄辩和才能，任何一个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人都不会拒绝这种机会，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诱惑。

他们从来不认为聪明才智是成为牧师的必备条件，他们也不会特意坐下来写一篇训诫。

即使是他们之中最愚钝、最空虚的人，也会为他们的空虚遮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假装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有回报的。

他们不会公开询问他们的聆听者——你是否认为我的训诫很独特，或者我的语言很有诗意？

他们应该很早就明白，他们并不是靠聪明来谋生的，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真理。

如果他们恰巧有聪明才智和雄辩的才能，还有创意，那么在适当的时候，这些才能会发挥它们的作用，但是不必不断地去追求它们或者去展示它们：即使没有上述才能，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牧师。

。

然而对于那些不幸的艺术家来说却不是这样。

没有人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诚实的或有用的劳动成果，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他是具有创造才能的。

独创、灵巧、虚构、想像，每一样能力他都必须具备，惟独除了那些本应该被期待的东西——诚实和扎

<<前拉斐尔主义>>

实地工作，以及适时解除他作为一位画家的职责。

什么职责？

读者们也许会略带惊奇地问。

他完全有理由这么问，因为我猜想很少有画家知道他们自己的职责是什么，甚至干脆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什么职责。

然而，要发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

那些当人们发现自己具备决心成为一名画家的才能，我想就是观察的热情以及模仿的技巧。

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一个观察者和模仿者；他的职责就是向他的同胞传达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无法通过视觉以外的方式传达的。

长期以来，这种职责都保持着一种宗教的性质：它通过给予可见的形式，将信仰对象的实体以及《圣经》历史的真相，印入大众的头脑中。

现在，这种职责已经渐渐消失，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的位置。

画家没有职业，没有目的。

他是这世界上的游民，追逐着他自己的幻想的影子。

但是他从来没打算要这样。

正当印刷术的发明取代了画家非凡的辛勤劳动之时，突然而普遍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描摹原始的自然事物的倾向，出现在欧洲的画家中，这种风潮并不是一种错误的本能。

它虽然受到了误解和滥用，但是它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并且经过各种凌辱仍然保持了它的本质；也许在新近的风景画派中，它才展现出它的力量的第一颗果实。

那种本能同时也迫切要求欧洲的每一位画家履行他们的责任——忠实地展现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那一时期存在的自然美景；展现那些可以立即帮助科学发展的事件，忠实地记录每一个逝去时代的纪念碑，它们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性变化的新时代中被清除干净。

我刚才说过，这种本能来得正是时候；它使得读者们去思考，假如他们的画家理解并遵守了这一本能，那么，到此刻为止，欧洲国家已经拥有了多大数量、多少种类的综合知识啊！

假如他们以丝毫不误的精确训练自己，以达到有能力画出每一种他最喜爱的主题，他们就分成了历史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两大阵营。

前者绝对忠实地画出每一座大厦、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战场、每一个有着最细微的历史意义的场景，精确而完整地展现出它们当时的面貌。

而他们的同伴则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逼真地画出植物、动物或自然风光，以及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环境现象。

——假如我们的博物馆里有一个忠实而完整的记录，关于这近两百年中因战争、时间或改革而毁坏的每一座建筑。

——假如欧洲每一座山脉的凹部都被洞察到，而且它的岩石被极为精确地描绘出来，以致地理学家的图纸不再是必需的。

——假如森林里每一棵树都以它最美丽的姿态被描绘出来，原野中的每一种野兽都以它原始的生活状态被刻画出来。

——假如所有的这些成果都已经保存在了我们的国家美术馆里。

——假如我们当今的画家正在快乐而诚挚地努力工作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并且使这些了解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容易被普通人接近。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比起靠“漂亮的仿制品”来赚取不稳定的面包，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光荣的人生吗？

但是他们不这么认为，也许。

他们认为做到真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因此是可以被轻视的；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被教导的。

然而，去表现世界上最简单的自然特征，如果它值得被表现的话，其实是最难的，并且是最值得一个伟大的人花大力气来完成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应当记住，没有人被局限在最简单的事物上；每个人都可以在他选择的地方找出适合自己的工作，而如果不能发现什么对他来说足够难的东西，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

<<前拉斐尔主义>>

然而，借口总是口头上的东西；因为每位画家都知道，当他放弃如实描绘自然的努力时，更多的是因为胆怯而不是不屑。

<<前拉斐尔主义>>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顾道德廉耻，一门心思地追求物质和经济利益，这种做法与神圣的法则背道而驰，西方一些智者已经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

约翰·罗斯金就是这些智者中的一位。

——[印度]甘地 如同缪斯们为了照亮世界而离开他们的父亲阿波罗一样，罗斯金的思想一个个地离开承载着它们的神圣头脑，化为一本本生动的书，去教化世人。

——[法]普鲁斯特

<<前拉斐尔主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